

飙车男子勇担责任赢得爱情

车祸中,肇事者和受害者历来都是扯不清的冤家。重庆一男子骑车将一位漂亮的姑娘撞伤后,姑娘患上了严重的后遗症。但在这个男子诚挚而精心照顾下,受伤姑娘的芳心被勇担责任的他深深打动了。可这场车祸带来的后遗症,却让他们非比寻常的爱情,遭到双方亲人强烈的反对。

此后的几年里,他们用马拉松式真爱,终于感动了各自的家人,携手走上幸福的红地毯,向世人演绎了他们缠绵的伤痛甜蜜的爱。

飙车摩托撞翻骑车姑娘

1997年,年仅18岁的曹郑通过各种严格的考试,虽然以第一名的好成绩,通过了一家航道局的水手考试。但是由于身高问题,领导们又见他航道知识非常精通,最后决定把他留在机关任宣传干事。

曹郑喜欢摩托车,2004年7月26日,曹郑筹集了一笔钱,买回了一辆崭新的“本田”摩托赛车。第二天晚上下班后,曹郑便骑着那辆新买的赛车,来到了南滨路上和十几个铁杆车迷聚在一起,几个车迷朋友都争着给他讲新车磨合时由慢到快的要领。为此,曹郑先是把车速开到80公里,前面的景色也开始有节奏地向他走来,其中有山有桥,还有一幢幢的楼房,生命开始在路途上疾行;当他开到时速120公里时,两旁的树木开始匆匆而过了,他感觉到生命在道路上疾驰了;当他再次将车速提到150公里时,眼前的公路倏地钻过了自

己的脚下,所有的一切都迎面扑来,又匆匆而去,生命开始展现着它的急速魅力;继续柔柔地将油门踩下,曹郑明显感到自己可以与天上的白云比翼,甚至可以追星赶月。那一刹那,生命开始有了飘飞的感觉。

然而,就在十几个铁杆车迷们为曹郑娴熟的车技和坚毅的胆识喝彩时,一位漂亮的姑娘骑了一辆自行车与他迎面逆行而来。由于车速过快,姑娘被赛车飞驰的速度和轰鸣声惊呆了。当曹郑发现这位与自己咫尺之远的姑娘时,也根本来不及刹车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摩托车已经挂上了姑娘的自行车,随着一声巨响,姑娘和自行车重重地横摔在马路中央,汩汩的鲜血从其裤管和头部流了出来染红了地面。曹郑驶出十多米后才刹住车掉转头来,眼看一个活泼漂亮的女子无端被自己撞伤,来不及多想的他立即抱起姑娘就赶紧往附近的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跑。

好心姑娘自办出院手续

经医生诊断,姑娘的右小腿皮肤挫裂伤,多处软组织损伤并伴有脑震荡。由于一直昏迷不醒,受伤的姑娘被推进了住院部,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才醒来。整整守在病床前十几个小时的曹郑见了,一个劲儿地向姑娘道歉,好在对方并没责怪他。

原来,受伤姑娘名叫许睫,家住重庆市垫江,刚从重庆药剂学校毕业,现在重庆一家制药厂药剂科实习。

“拜托别把这事告诉我父母,不然他们会担心的。”看着不停道歉的曹郑,许睫却反而求起他来。为了“赎罪”,曹郑悄悄去给医生求情,将许睫转入住院部外科病房,并天天抽

下班时间为她熬汤送饭。每次送饭离开时,他都要问许睫恢复情况和想吃点什么,下次来医院时,他带的必定是许睫想要吃的东西。

许睫车祸受伤后在医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虽然她的外伤早已全好了,但头部却时不时疼痛难忍,每次头疼时,她都想上厕所小解,却又什么都解不出来。

2005年国庆,曹郑担心许睫成天对自己太单调,就请了许睫在药剂学校念书的两个同学轮流到医院来陪她聊天。他自己则回家亲自给许睫和同学煲汤做饭。国庆整整的七天里,曹郑就这样任劳任怨,以前那些铁杆车迷跟他的联系也渐渐少了。许睫的同学知道后,也为此深深感动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让他们不如做一对因祸得福的恋人。

事实上,通过这两个多月的接触,曹郑发现心地善良、伤痛中还体谅着自己的许睫,是自己多年来理想中的女孩子。不让许睫出院,他也是怕这个漂亮而善良的女孩往后真落下什么车祸后遗症。为此,他在假期最后一天,从父母那里借了钱又去医院续交了一笔费用。

就在曹郑交款去上班的第二天,实在不忍让其为自己医药费犯愁的许睫,偷偷跑去医院结完账后,才告知曹自己已经出院了。曹郑一听见了,让许睫在医院外等着,要让她到自己家里去调养,那样自己下班也方便照顾。然而,许睫并没有答应他,而是一个人回自己租住的地方调养了。

后遗症让两家老人起争执

由于不知道许睫住哪,曹郑的牵挂和担心也只是干着

急。然而,从医院回来,许睫的头部在稍微有点风吹的天气里,就会感到丝丝疼痛;不仅如此,她自车祸受惊吓之后,心理上留下了恐惧的阴影,频繁想上厕所,次数多了小便起来也很困难。许睫很着急,起初以为是自己生理上失调的缘故,过些天调整过来就会好,也没去想更多。

可后来,许睫尿频尿急的次数越来越多。她只得叫了一个同学陪自己到一家三甲医院做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医生告诉她可能是受到什么惊吓,无形中心里产生记忆性的恐惧,迫使尿道肌肉收缩加剧,并形成了心理上的功能性反映,从而造成了尿道不畅。

根据许睫同学给的地址,曹郑找到了许睫的住处,坚持带许睫去三军医大做检查,其结果与第一次完全吻合。从医院出来,曹郑把心情沉重的许睫送回了她租住的那个阴暗潮湿的地方。之后,他坚持每天都要到许睫那儿去看她,为她买菜做饭,还为她洗衣服。每天晚上,他都要等许睫睡了才回家,对家里称是在单位忙加班。然而这样来回奔忙了两个多星期后,考虑到房子太潮湿太阴暗对许睫的病情没好处,曹郑鼓足勇气邀请许睫到他家去住,并许诺愿意一直这样好好照顾她。看着满脸诚恳,每天单位、家里来回奔波中间还要来照顾自己的曹郑,再想到自己的病情,加上自己对曹郑的人品爱慕已久,许睫答应了曹郑的邀请。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曹郑的父母不知从哪儿知道了许睫因车祸后留下了头疼和尿道不畅治疗困难的消息,担心照这样下去,儿子要是娶了许睫做妻

子,今后的生育很有可能成问题,将可能直接影响到老曹家传宗接代。为此,他们等儿子曹郑一回来,就把儿子拉进自己的房间:“车祸不是你一人的责任,该赔人家多少,赔就是。犯不着把自己搭进去。”随后,曹郑的父母、亲戚一改平时的体贴和关怀,也不到许睫住的房间去走动。后来,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儿子不但没有听自己的话,把许睫从家里送走,反而更加体贴和关心起许睫的病情了。为了带许睫四处寻医问药,儿子甚至多次请假陪同前往。曹郑的母亲与父亲联手,在家里大闹了起来,要求儿子立马与许睫断绝关系,并以分家相要挟。

随着许睫的病情一天天好转,曹郑父母要求儿子与许睫分手的事,传到了远在垫江县城的许睫父母那。为此,许睫的父母专程从单位请了假,来到重庆找到在曹郑家的女儿。看到女儿车祸受伤后被后遗症折磨得不成人样,许睫的母亲当即警告曹郑道:“我跟许睫她爸把她培养了这么多年,如果你你不要命的飞车让她变成你父母预言的没有生育,我们只能在法庭上见了。”

随后,许睫的父母将女儿带回了家。

克服困难走进婚姻殿堂

2006年2月,病情稍微好转的许睫回到重庆。这天傍晚,她一个人不知不觉地来到当初出事的滨江路上。就在这时,每天坚持来滨江路的曹郑也来到了这里。两人戏剧性地相见,给对方都是大大的惊喜。

见许睫满腹忧虑,曹郑再也不忍心把她一个人丢在一边。他回家忙乱地收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又连夜赶到了

许睫租住的小屋。这之后,曹郑干脆从家里搬了出来,每天下班回来就陪着许睫,给她弄好吃的补身子。为了能让许睫尽快好起来,他还四处向人打听偏方。

为了给许睫治疗头疼,曹郑干脆卖了那辆心爱的“本田”赛车,每天坚持步行上班,向街边摆药摊的人打听一些偏方。同时,他还到处留意报刊上面的各种广告。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多次请假,拿着收集来的广告治疗信息,带着许睫走遍了北京、上海、成都和武汉的数十家专科医院,吃了无数的药。功夫不负有心人,许睫的头痛渐渐控制住了,只是不能吹风和感冒。为了缓解两年多来为自己治疗头痛和尿频的经济压力,许睫在征得曹郑的同意后,在一家大药房里找了一份配药的工作。

2008年国庆,曹郑放弃了单位旅游的机会,再次带着许睫去医院检查,结果除了头部因受凉会引起疼痛以外,其他都恢复了正常。几年来的努力,拿到这样的结果,两人高兴得哭了起来。曹郑赶紧去买了两张回垫江的车票,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许睫的父母。看到女儿的检查结果,再看看曹郑提去的礼物,许睫的父母终于觉得可以把女儿的终身幸福托付给曹郑这个人。

此后,曹郑一边说服家人接受许睫,一边为他们的婚礼挑选着良辰吉日。2009年5月19日,是两人回许睫老家结婚的日子。一大早,曹郑带着漂亮的许睫来到镇上一家影楼化妆。中午12点整,曹郑和许睫这场特别“车祸婚礼”在简陋的老家举行。文中人物为化名;谢绝转载、上网 李华

梁实秋早年的两场笔墨官司

提起梁实秋,大家一定会想起鲁迅那篇名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杂文,想起他和鲁迅之间那场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大历史公案之一”的文坛纷争。其实除鲁迅以外,梁实秋还与许多文人墨客打过笔墨官司,只不过不如“梁鲁论战”那么广为人知罢了。

梁实秋认为有的新诗“丑不堪言”

1922年春夏之交,梁实秋与周作人就诗歌创作的理念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辩。争辩的核心其实就是“真”与“美”的问题,梁实秋的观点是“美即是真,真即是善”,而周作人则认为诗歌创作“须以真为主,美即在真中”,两人所倡导的文艺观相去甚远。

梁周之争其实缘于文学研究会作家俞平伯的一篇名为《诗的进化的还原论》的文章,俞平伯在文章中提出了“诗歌是为人而生的,而不是为诗而诗的;诗应是平民化的,而不是贵族式的”观点,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1922年5月27日至29日,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诗的内容只应要美的”,“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肯令艺术薄弱的民间的诗在诗国里称霸”。对俞平伯提出的“喜欢作诗的,必须到民间去学”的论点,梁实秋针锋相对地指出:“与

其说‘向民间找老师去’,毋宁说向没有人的地方求仙去!”梁实秋还在文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诗人对语言的运用不分美丑,把像什么“电报”、“如厕”、“北京电灯公司”等词句都用在诗里,梁认为这样做简直就是糟蹋诗。

6月2日,支持俞平伯观点的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以笔名仲密撰文《丑的字句》反驳梁实秋:“我很怀疑诗人自己既然是人,为什么不能在人间求出诗来,而且仙人何以又是诗的源泉?”并且指出:“梁君议论的一切根据是在美,但他并不说明仙人怎样即是美,而凡人丑是丑。”周作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可入诗,甚至在“小便”这样的词句也可用在诗里。

梁实秋读了周作人的文章后,马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题为《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对周作人万物皆可入诗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美是诗歌创作所应遵循的第一要素,不美无以谈诗。他还举出《湖畔》一诗中的“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作为例子,认为这样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

周作人并不觉得“小便”两字恶俗

对于梁实秋的反驳,周作人做了低调处理,他在短文《小杂感》中表示他并不觉得“小便”这两个字会给人带来什么恶劣的联想,最后提出他与梁实秋的观点相距太远,难以沟通,委婉地表示这场文坛纷争就此罢手。而年轻气盛的梁实秋则意犹未尽,随即又发

表《让我来补充说几句》,再次重申了他“学诗无异于求仙”的观点,并略带嘲讽地提出要写在诗坛上“遍贴‘不准小便’的条子”。

梁实秋与周作人的这场辩论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私下交往。在“丑的字句”论争后不到半年,梁实秋受清华文学社的委派到八道湾周作人寓所邀请周到清华演讲。尽管当时梁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并且两人还刚刚发生过一次不愉快,但周作人仍然“一口答应下来”,欣然赴约为清华学子们讲述了《日本的小诗》。

关于此事,周作人在1922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有“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演讲”的记载。晚年梁实秋也在文章中记述了他初晤周作人的情景:“八道湾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小巷……我进了客厅,正值曲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周作人笔名)先生请出见我。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岂明老人。”在八道湾,梁实秋不仅是第一次见到了周作人,而且还意外地邂逅了日后成为他主要论敌的鲁迅先生。

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成为同事。当时任主编《自由评论》周刊,常向周作人约稿,故经常到周的“苦雨斋”拜访,并且此时两人的文学观也日趋接近,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当然这是后话了。

梁实秋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

抗战初期,梁实秋在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平明副刊》,

在发刊词中,梁实秋阐明了自己的办报方针:“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无益处的。”就是这样一段简简单单的文字,却在文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左翼作家纷纷撰文批判,指责梁实秋“用心是企图抵制和取消抗战文艺”,梁实秋由此遭到了长达几十年的口诛笔伐。

首先出手的是左翼作家罗荪,他在重庆《大公报》上以《“与抗战无关”》为题撰文指出,当时社会的一切都是与抗战有关的,梁实秋要人们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可能的。文章中罗荪还说了一些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话:“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梁实秋万没料到自己一篇并无深意的短文竟引来如此猛烈的攻击,不禁又惊又怒,遂立即以罗文为题在《平明》副刊著文反击。一是重申发刊词中与抗战无关的材料都欢迎的观点,再就是愤怒反驳罗荪关于“住房”的文字:“事实恰好相反,什么是‘德国式建筑’?重庆还有‘古老的建筑’吗?我不敢回答!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

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位自命为左翼作家的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在文章最后,梁实秋愤怒地指出:“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

论战进一步升级,罗荪再度出手:“我再肯定地说一遍: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与此同时,左翼作家们也纷纷著文,旗帜鲜明地支持罗荪的观点,斥责梁实秋的理论,有人甚至将梁实秋斥为汉奸。最后就连梁实秋的好友老舍也介入了这场论争,因为梁实秋在发刊词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此话激怒了刚刚成立不满一年的“文协”,当时主持“文协”工作的老舍代表“文协”起草了一封《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从《公开信》上看,老舍并未像罗荪等人那样把矛头指向所谓“与抗战无关论”,而是从团结的立场出发,对梁文的“文坛”之云提出抗议,这说明老舍对梁实秋的文章是不存曲解之念的。

抗战伊始,梁实秋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

梁实秋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坛纷争,异常苦恼,他知道双方宿怨太深,绝对不会争出个是非曲直

来,所以面对众人的攻击梁实秋不再发一言,只是一心一意地编辑《平明》副刊。

几个月后,他所供职的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迁往北碚,梁实秋便就机辞去《平明》主编一职,离职前他写了《梁实秋告辞》一文,算是对自己这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对自己观点的一次辩解:“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着我什么。”梁实秋此文又引来众人的围攻,其中左翼批评家巴人的散文火药味最浓:“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然而他终于提出要求来了。他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

梁实秋后来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不仅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据统计,梁实秋在抗战期间所写文章里“抗战”二字使用的频率最高。他在抗战伊始便力主抗战,被日本人定为抗日分子,为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梁实秋孤身一人奔赴国难,并且身体力行,冒着生命危险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华北前线慰问抗战将士。仅仅因为一篇作为编辑的约稿文章,但恰恰就是这篇短小的发刊词,却让梁实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

王凯/文 摘编自《文史博览》